

<<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8102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8101

出版时间：2009-8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苏童

页数：186

字数：155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内容概要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

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

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

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

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

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傍晚时分，从北方驶来的运煤火车摇摇晃晃地停靠在老货站。五龙在佯睡中感到了火车的颤动和反坐力，哐当一声巨响，身下的煤块也随之发出坍塌的声音。五龙从煤堆上爬起来，货站月台上的白炽灯刺得他睁不开眼睛，有许多人在铁道周围跑来跑去的，蒸汽和暮色融合在一起，货站的景色显得影影绰绰，有的静止，有的却在飘动。

现在该跳下去了。五龙抓过了他的被包卷，拍了拍上面的煤粉和灰尘，小心地把它扔到路基上，然后他弯下腰从车上跳了下去。

五龙觉得他的身体像一捆干草般的轻盈无力，他的双脚就这样茫然地落在异乡异地，他甚至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

风从旷野上吹来，夹杂着油烟味的晚风已经变得很冷，五龙打着寒噤拾起他的被包卷，他最后看了看身边的铁路：它在暮色中无穷无尽地向前延伸，在很远的地方信号灯变幻着红光与蓝光，五龙听见老货站的天棚和轨道一齐咯瞪咯瞪地响起来，又有一辆火车驶来了，它的方向是由南至北。

五龙站着想了想火车和铁道的事，虽然他已经在运煤货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，但对于这些事物他仍然感到陌生和冷漠。

五龙穿过月台上杂乱的货包和人群，朝外面房子密集的街区走。多日积聚的饥饿感现在到达了极顶，他觉得腹中空得要流出血来，他已经三天没吃饭了。五龙一边走着一边将手伸到被包卷里掏着，手指触到一些颗粒状的坚硬的东西，他把它们一颗颗掏出来塞进嘴里嚼咽着，发出很脆的声音。

那是一把米，是五龙的家乡枫杨树出产的糙米。五龙嚼着最后的一把生米，慢慢地进入城市的北端。

才下过雨，麻石路面的罅缝里积聚着碎银般的雨水。稀疏的路灯突然一齐亮了，昏黄的灯光剪出某些房屋和树木的轮廓。城市的北端是贫穷而肮脏的地方，空气中莫名地混有粪便和腐肉的臭味，除了从纺织厂传来的沉闷的机器声，街上人迹稀少，一片死寂。

五龙走到一个岔路口站住了，他看见路灯下侧卧着一个男人。

那个男人四十多岁的样子，头枕着麻袋包睡着了。

五龙朝他走过去，他想也许这是个歇脚的好地方，他快疲乏得走不动了。

五龙倚着墙坐下来，那个男人仍然睡着，他的脸在路灯下发出一种淡蓝色的光。

喂，快醒醒吧。

五龙对男人说，这么睡会着凉的。

睡着的男人一动不动，五龙想他大概太累了，所有离乡远行的人都像一条狗走到哪里睡到哪里，他们的表情也都像一条狗，倦怠、嗜睡或者凶相毕露。

五龙转过脸去看墙上花花绿绿的广告画，肥皂、卷烟、仁丹和大力丸的广告上都画有一个嘴唇血红搔首弄姿的女人，挤在女人中间的还有各种告示和专治花柳病的私人门诊地址。

五龙不由得笑了笑，这就是乱七八糟千奇百怪的城市，所以人们像苍蝇一样汇集到这里，下蛆筑巢，没有谁赞美城市，但他们最终都向这里迁徙而来。

天空已经很黑了，五龙从低垂的夜色中辨认出那种传奇化的烟雾，即使在夜里烟雾也在不断蒸腾，这印证了五龙从前对城市的想象，从前有人从城市回到枫杨树乡村，他们告诉五龙，城市就是一只巨大的烟囱。

五龙离开街角的时候看了看路灯下的男人，男人以不变的姿势侧卧在那里，他的蓬乱的头发上结了一层白色的霜粒。

五龙走过去推了推他的肩膀，别睡了，该上路啦。

那个男人的身体像石头一样冰冷僵硬，一动不动，五龙将手伸到他的鼻孔下面，已经没有鼻息了。

死人——五龙惊叫了一声，拔腿就跑，五龙没想到那是个死人。

后来五龙一直在陌生的街道上奔跑，死者发蓝的脸跟随着像一只马蜂在他后面飞翔，五龙惊魂未定，

<<米>>

甚至不敢回头张望一下。

许多黑漆漆的店铺、工厂和瓦砾堆闪了过去，麻石路面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和浩浩荡荡的江水。五龙看见了林立的船桅和桅灯，黑压压的船只泊在江岸码头上，有人坐在货包上抽烟，大声地说话，一股辛辣的酒气在码头上弥漫着。

这时候五龙停止了奔跑，他站在那里喘着粗气，一边冷静地打量着夜晚的码头和那些夜不归宿的人。直到现在，五龙仍然惊魂未定，他需要喘一口气再决定行走的方向。

他们看见一个背被包卷的人像一只惊慌的兔子朝码头奔来，他的脸色惨白，脖子和鼻梁上沾着煤灰的印迹。

这些人围坐在一起，就着花生米和卤猪头肉喝酒，所有人都已酒意醺脸，他们站起来，看着五龙像一只惊慌的兔子朝码头奔来。

你跑什么？

阿保上前堵住了五龙，他一把揪住五龙的衣领说，你是小偷吗？

死人。

五龙张大嘴喘着粗气，一个死人！

是死人在追你？

阿保笑起来，他对同伴们说，你们听见了吗？

这家伙连死人的东西也要偷。

我没偷，我不是小偷。

五龙这时才发现码头上的这群男人，地上货包上堆放着酒瓶和油腻腻的猪头肉。

他下意识地朝那里挪过去，月光和江中的船灯照耀着那些男人紫红的脸，他们无声地观望着五龙。

五龙的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，他的手微颤着伸向货包上的食物，我饿坏了。

五龙用目光试探地询问那些男人。

他们的脸上浮出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
我三天没吃东西了，我真的饿坏了。

五龙呢喃着抓起一块卤猪肉，紧接着他就发出了凄楚的尖叫，他们突然而准确地踩住了五龙的手和手里的肉。

叫我一声爹。

阿保的脚在五龙的手上碾了一下，他说，叫我一声爹，这些东西就给你吃了。

大哥你行行好吧。

五龙抬头望着阿保的脸和他光秃秃的头顶，我真的饿坏了，你们行行好吧。

叫我一声爹就给你吃。

阿保说，你是听不懂还是不会叫爹？

叫吧，叫了就给你吃。

五龙木然地瞪着阿保，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，爹。

阿保狂笑起来，他的脚仍然踩住五龙的手不放，他指着旁边那些壮汉说，还有他们，每人都得叫一声爹，要不然他们不答应。

五龙扫视着那群人的脸，他们已经喝得东摇西晃，有一个靠在货包上不停地说着下流话。

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模糊的红光，这种红光令人恐惧。

五龙哀伤地低下头，看着阿保的脚，阿保穿着一双黑布鞋，鞋尖处顶出两颗苍白的脚趾，它们像石头一样牢牢地踩住了他的手背。

爹。

五龙的声音在深夜的码头上显得空旷无力。

他看见那群人咧着嘴笑，充满某种茫然的快乐。

五龙低下头，看见自己的影子半蹲半伏在地上，很像一条狗。

谁是我的爹？

五龙对这个称谓非常陌生。

他是一名孤儿，在枫杨树乡村他有无数的叔伯兄弟和远房亲戚，但是没有爹娘，乡亲们告诉他他们死

<<米>>

于二十年前的饥荒中。

亲戚们前来抬尸的时候，五龙独自睡在干草堆上舔着一只银项圈。

乡亲们说，五龙，你那会儿就像一条狗。

没爹的孩子都像狗。

阿保的脚终于从五龙的手上松开了，五龙抓起卤猪肉急着朝嘴里塞。

味觉已经丧失，他没有品出肉的味道，只是感觉到真正的食物正在进入他的身体，这使他的精神稍微地振作起来。

阿保端着一碗酒走过来，他用手掌拍拍五龙的颞部，你给我喝了这碗酒，懂吗？

你一口气喝光它。

不。

我不想喝。

五龙的脸被阿保的手卡得变了形，他费劲地嚼咽着说，我不会喝酒，我只要吃肉。

光吃肉不喝酒？

你是男人吗？

阿保将酒碗塞进五龙的双唇之间，给我喝，不喝就把肉从你嘴里掏出来。

五龙的头部本能地向后仰去，他听见阿保骂了一声，旁边的几条壮汉冲过来把他擒住了。

有人用手钳住五龙的双颞，他的嘴自然地张大着，像一个无底的黑洞。

他们朝这个黑洞接连灌了五碗烧酒。

五龙蹬踢着，咳嗽着，他觉得那五碗白酒已经在体内烧起来了，他快被烧死了。

五龙朦朦胧胧听见他们狂笑的声音。

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醉酒的感觉突如其来，头脑一片空白，五龙疲惫的身体再次像干草一样飘浮起来，夜空中的星星、江中的桅灯和那些人熏红的眼睛在很远的地方闪烁。

他们把五龙扔在地上，看着五龙翻了个身，以一种痛苦的姿势侧卧着。

月光照着五龙蜡黄的脸和嘴角上残留的肉末，他的嘴唇仍然翕动着，吐出一些含糊的声音。

他在说什么？

有人问。

他说饿。

阿保踢了踢五龙的腿说，这家伙大概饿疯了。

这时候江上传来一艘夜船的汽笛声，他们闻声集队向水边而去，把五龙扔在地上。

那些粗壮矫健的身影从五龙的身上跨过去，消失在高高低低的货包后面。

五龙烂醉如泥，他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。

直到后来，他屡次遭遇码头会的兄弟，这些人杀人越货，无所不干，五龙想到他初入此地就闯进码头会的虎穴，心里总是不寒而栗。

黎明时分五龙梦见了枫杨树乡村，茫茫的大水淹没了五百里稻田和村庄，水流从各方涌来，摧毁每一所灰泥房舍和树木。

金黄的结穗的稻子铺满了水面，随波逐流，还有死猪死狗混杂在木料枯枝中散发着隐隐的腥臭。

许多人从水中跋涉而过，他听见男人和女人的哭声像雨点密布在空中，或者就像雹子一样坚硬地打在他的头顶上。

五龙还看见了自己，在逃亡的人流中他显得有点特别，他的表情非常淡漠甚至有点轻松，五龙看见自己手里拖着一条树棍，沿途击打酸枣树上残存的几颗干瘪发黄的酸枣。

江边码头已经开始忙碌了。

五龙被四面嘈杂的声音惊醒，他看见另外一些陌生人，他们背驮大货包，从他身边匆匆经过，有许多船停靠在码头上。

有许多人站在船上，站在码头的货堆上，叫喊着什么。

五龙慢慢地坐起来，想了想昨天夜里发生的事，他的头脑中仍然一片空白，只是嘴里还喷出酒肉混杂后的气味。

夜里的事很像一场梦。

<<米>>

五龙在码头上转悠了一会儿，没有谁注意他，夜里遇见的那些人在白天无影无踪了。他看见几辆大板车停在一艘铁船的旁边，船舱里装满了雪白的新米，有几个汉子正从船上卸米。五龙站着无声地看着他们，新米特有的清香使他惘然若失。

这是哪里的米？

五龙问装车的汉子，多好的米啊！

不知道，管它是哪里的米呢！

汉子没有朝五龙多看一眼，把他最后一箩筐米倒进板车，拍了拍手说，今年到处闹灾荒，这些米来得不容易。

是不容易。

五龙从车上抓了一把米摸着，他说，我家乡的五百亩稻子全让水淹了，就像这样的米，全淹光了。

到处都一样，不是水灾就是旱灾。

眼看着就要开镰收割了，突然来了大水，一下就全完了，一年的血汗就这样扔在水里了，连一升米也没收下。

五龙说着，嘴角上露出一丝自嘲的微笑。

四辆大板车装满了米，排成一队朝码头外面走。

五龙紧跟在板车的后面，他恍惚之中就跟着装米的板车走了。

他们穿过肮脏拥挤的街道，在人群、水果摊、黄包车和店铺的缝隙间钻来钻去。

一路上五龙又一次难挡腹中的饥饿，他习惯性地把手里的米塞进嘴里嚼咽起来，五龙觉得嚼咽生米和吃饭喝粥其实是一样的，它们的目的都是抵抗饥饿。

在瓦匠街的街口，五龙看见密集的破烂的房屋堆里耸立着一座古旧的砖塔。

砖塔高出地面大约五丈的样子，微微发蓝，有鸟群在塔上飞来飞去，风铃清脆的响声传入五龙的耳中。

他仰头朝砖塔张望着，那是什么？

五龙问。

没人回答他，这时装米的大板车已经停留在瓦匠街，他们已经来到了大鸿记米店的门口，拉车的汉子们吆喝着排队买米的人：闪开，闪开，米来啦！

卸米啦！

织云坐在柜台上嗑葵花子，她斜眼瞟着米店的门外，她穿着一件翠绿色的旗袍，高跟皮鞋拖在脚上，踢踢踢踢敲打柜台，那种声音听来有点烦躁。

在不远的米仓前，绮云帮着店员在过秤卖米，绮云的一条长辫子在肩后轻盈地甩来甩去。

织云和绮云是瓦匠街著名的米店姐妹。

搬运工肩扛米袋依次进了门，他们穿过忙乱的店堂和夹弄来到后院。

冯老板已经守在那里，嘴里点着数，一只手顺势在每一只米袋上捏一捏。

运来的都是刚轧的新米，米袋撞击后扬起的粉尘弥漫在后院。

后院环列着古老的青砖黑瓦房屋，东西侧屋里贮放粮食的仓房，朝南的三间是冯老板和两个女儿的居室，门洞很大，门檐上挂着一块黑底烫金的牌匾，有四个字，一般人只认识其中一个米字。

搬运工知道米店之家在瓦匠街占据一角，世代相袭，也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，但是没人去留意匾上另外三个字。

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着一些红红绿绿的衣裳，是洗了不久的，滴滴答答淌着水，人就在那下面出出进进。

不言而喻，那是米店姐妹俩的东西。

散发着淡淡肥皂味的衣裳，被阳光均匀地照着，让人联想到女孩的身体。

织云和绮云，一个十九岁，一个十七岁，都是和衣裳一样红绿妩媚的年纪。

织云看见五龙坐在板车上，双手划拉着车上残留的米粒，他把它们推拢起来，又轻轻弄散，这个动作机械地重复了多次。

五车大米很快卸光了，搬运工们从冯老板那里领了工钱，推上车散去。

.....

<<米>>

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